

輔仁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所友

追悼文章

感念柯立德神父  
歷史學研究所第三屆所友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所教授  
王芝芝 2004/3/4

第一次遇見柯立德神父是在1967年的夏天，我考進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就讀。這一年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接觸到這麼多外國神父；彷彿在二十世紀見到了一群「利瑪竇」。其後，在中古史資料研讀課上，有機會讀到西方修會傳統的經典文件－「聖本篤會規」時，我才知道這些來自美國匹茨堡附近Latrobe的老師們，都是聖本篤修會的會士。他們除了像利瑪竇一般有學識和信仰堅定外；還擁有本篤會士特有的純樸勤勞、溫恭有禮的特質。他們非常優雅的中文名字，更呈現出中國儒家讀書人立德立言立人的素養。

柯立德神父與他的好友孟樹人神父是本篤會士中比較年輕的，也是我在學期間最常接觸的。兩人在所裏分別擔任比較重的課程，高高瘦瘦金髮碧眼的愛爾蘭裔孟神父教的是史學方法和美國史，中等身材褐髮匈牙利裔的柯神父則是德國史與西洋思想史。我的興趣傾向歐洲史，因此我幾乎選了柯神父所有的課。

柯神父的學生都只知道，他在課業要求方面，一向以嚴格著稱，事實上，他對自己更嚴，課程的內容豐富外，他還一直堅持以中文授課。我們常在課堂上看見老師，為著找不到恰當的詞彙急得滿頭大汗。於是，下課時抽根煙，輕鬆一下，也就成了神父理所當然的事。我相信他日後身體的不適，多少和神父這些近乎苛刻的自我要求極有關係。記得有一次他談起學習華語，透露曾經每天盥洗後，對著鏡依口型練習中文發音至少十五分鐘。他的敬業精神震撼了我年輕的靈魂，成為我日後人生的一盞明燈；尤其是我在英國求學的那兩年，全靠著那點動力，一路走來；當然也是抽著煙的（回國後，我因為母親和兒女的關係戒了煙）。

就在我正準備寫畢業論文的那一年(1969)夏天，柯神父決定返美，完成他芝加哥大學的博士論文。這一別，七年後，神父才重返台灣。他是不寫信的人，我則正逢人生最忙碌的時間，學業、事業、家庭忙得團團轉，也沒有寫信。天主知道我多麼想念他。這期間，我只在1974年夏天見過他一次。當時，我剛結束了在英國的學習，取道美國回家，便繞道Latrobe，造訪神父們的家- St. Vincent修院。當時，孟神父正在美國修假，便由他帶著我四處走走。

Latrobe雖然不是個大地方，卻真是個世外桃源。令我吃驚的是久違了的柯神父，竟然操著流利的中文和我話家常。當然我的行為也令他們嘖嘖稱奇，因為我實在太高興了，又甫自歐洲回來，竟然在見面時，行了當時歐洲年青人常用的擁抱吻面禮，不用說兩位神父頓時面紅耳赤。這場中西文化交錯的大混亂，至今仍常常出現在我的夢裏。

柯神父重返輔仁時，帶回許多新知，雖然我已經在歷史系任教，但還是常去旁聽他的課，獲益匪淺。他和我的家人也非常熟，孩子們尤其喜歡他。我們實在非常地喜歡他，也覺得他是喜歡我們。有一次，我不記得是誰問起的，我們想知道他不在台灣的那些時候，是不是非常想念我們？他的回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說自己是天主的僕人，是按照神的旨意生活的，不受任何特定的人或地方的繫絆。在他看起來生活在拉丁美洲或是在台灣，都一樣的自在。他不會認定一個地方或某人，是自己的最愛，因而給予過多的期望與關愛，導致失望與不快樂。當時，因為他說我們不是他的至愛，我的心中還有些不平衡，對他的這番話，頗不以為然，甚至借機調侃他一番。今天想起來，自己是多麼無知和不知感恩，難道我們不是由他的言教與身教中，體驗到基督的精神，因而親近了天主？他不就是天主遣來的天使？

在我的心中，柯立德神父是一個永遠忘不了的人。雖然他離開了，但是我為他感到欣慰，因為他已經完成天主給予的艱難任務，終於可以回到天主那兒，安享自在的永生。

懷念一位永遠的老師：柯立德神父  
歷史學研究所第四屆所友  
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研究所所長  
周樑楷  
(Liang-Kai Chou)

大三那一年（一九六七）開學的時候，系主任王任光神父請來兩位美國籍老師：柯立德神父（Rev. Claude Pollak）和孟樹人神父（Rev. John Murtha）。在輔仁校園裡，本來已看慣了外國老師或神職人員；不過，這一回令人覺得新鮮的，是這兩位老師要親自在講台上，面對面教導份量上吃重的西洋史課程。

柯神父開《十六到十八世紀歐洲史》，內容有別於《文藝復興史》和《宗教革命史》。這些課程都由王神父規劃，目的為了加強學生對西洋史的認識。輔大歷史系從未使用「前現代」或「近現代」（premodern）這類泛泛的名詞，直到今天我仍然保持這種習慣，連寫文章都避免這類用語，可見教師對學生的影響實在難以計量。

柯神父和孟神父剛來台灣不久，中文表達能力有限。由於顧及我們的英語聽力，所以上課還是盡量採用中文。印象中，孟神父比較謹慎害羞，有把握的才說出口；反之，柯神父直率而且膽量大，想到哪裡就說到哪裡，所以經常顛三倒四講錯話，鬧出的笑料也特別多，結果使得原來枯燥嚴肅的氣氛一掃而空。記得有幾次上課時間，他邊講課邊思索，居然把手中的粉筆當作香菸含在嘴裡，引來全班哄堂大笑，他也只好紅著臉坦然以對。

到了大四，柯神父講授《國家主義發展史》，這是系上的新課，屬於專題史，也是領先台灣各歷史系的一門課程。這一年柯神父的中文顯然已經進步神速，令人佩服；同時，上課中他也發散出專業學者的自信心和說服力。我為這門課著迷，因為原來以為國家主義（nationalism）是政治上的信念，天經地義無庸置疑；上了課以後才得知，它其實僅僅是種概念（concept），隨著歷史脈絡慢慢演變而來的，到了法國大革命期間才臻於成熟，並且在日後百年間漸漸傳遍到世界各地。更重要的是，這門課告訴我們國家主義好比利劍的雙刃一樣，既可團結人民百姓、抵禦外侮，也可能被野心人士所操弄，反而傷及無辜大眾。柯神父總共開了三本英文書，指定我們任選其一，撰寫書評。由於興趣之所在，我讀了兩本。這兩本書的內頁

就讀輔仁研究所期間（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三年），柯神父回美國，可惜我一直無緣選修他的課。後來，我到台中中興大學歷史系服務，遠離了台北新莊，只有偶而回輔仁校園，見到柯神父時，才有機會向他請益、聊天。記得一九八三年間，我第一次赴美進修結業後回國，到輔仁拜訪柯神父。當時他擔任研究所所長，行政工作忙碌，醫生建議他戒煙。可是，他說每當到了下學期為了修改學生的碩士論文，就不得不抽煙，結果血壓也隨著升高。說到這裡，我們彼此哈哈大笑。事隔二十年後，即使平日不沾菸酒，每當閱讀學生的論文初稿時，我也不免血壓升高。看來這是這一行的宿命。

那一次見面時，柯神父送我一本他的新著：*The German Historians at the Frankfurt Assembly of 1848*。這本書屬於史學史，正是我喜好的領域。封裡他題辭說：「To one of our most industrious student」，這當然是段鼓勵的話。如今柯神父蒙主寵召，想必安息在Latrobe, St. Vincent教堂的墓園裡。我重新翻開這本書，對著他的題辭和簽字，除了懷念之外，也默默地回答：「是的！柯神父，我永遠都是您的學生。」

懷念關懷學生的柯立德神父  
歷史學研究所第十屆所友  
台中市天主教私立育人小學校長  
施麗蘭

1967年系主任王任光神父聘請美國本篤會神父柯立德到輔大歷史系教我們〈國家主義〉這門課，當時柯神父操著半生不熟的國語，吃力的講述各國國家民族意識覺醒的過程，尤其是德、法兩國的國史。國語的遣辭與英文的順序是不同的，柯神父常要費很大的勁才能搞通，如國家，他會講成家國，而他那孜孜不倦的精神使得同學都不敢怠慢，上課專心注意聽並捉模他所要表達的意思。他第二年開〈文藝復興史〉國語進步多了。不過可以看出為準備課程，始終睡眠不足，材料的準備加上國語文的翻譯，單是查字典用掉了不少時間，他又求好心切，這帶給他不少的緊張，因此藉抽煙紓解緊張是常有的事，我跟他討論論文時，已注意到他拿菸的那隻手開始有些微抖顫，我也勸他少抽，他說：「修女，我已經有一個母親勸我了，我不需要第二個母親。」

他是我論文的指導教授，從參考書申請購買，論文的架構，直到論文的完成，神父對學生像自己的家人，諄諄教誨，令我永生難忘。同學中有別的大學考進來的研究生，大學四年上課時間總加起來不到一年，而上柯神父研究所的課，從不遲到早退，可見柯神父的魅力，神父對我們說：「我來就是為幫助你們。」我們1979年畢業的研究生永遠地懷念他。

1992年我到美國進修，專程抽空到Latrobe探望他及Fr. John Murtha，柯神父帶我到他服務的堂區St. Bruno Church，他很高興地在主日彌撒中把我介紹給他的教友：「這是在台灣的學生。」在教友的眼中他是到過遠東的傳教士，是非常了不起的。柯神父還陪著我到當地唯一的一家中國餐館，很自在的用國語與餐館老闆交談，凡是與中國有關的他都喜歡，他也帶我看他種的辣椒田，快收成了。神父在輔大教書時，每天下午四點下課，一定回尚義院種菜，這是聖本篤立修院時留下的會規，每位會士每天需用手操作一小時，柯神父無論到那裡都信守這項規定，且樂此不疲。神父也秀給我他打的獵物一鹿，打獵要向美國政府申請，春天他獵到鹿，也帶我到田間看他為捕抓獾所築地道。神父平日探訪教友，也過著田園野鶴與大自然追逐的生活，當時他的肺部已開始不舒服，且定時服藥，但一點也不妨礙他的堂區看教友的工作，他也告訴我他不久會換到另一個教堂。臨別Latrobe要回華盛頓天主教大學上課時，柯神父跑來送別，一面開玩笑說：「你唸完不要回台灣，我堂區有一個小學，你留下來當校長。」並給我一百塊美金作為我在美讀書的零用錢。我帶著神父的祝福離開賓州，繼續我的學業。這就是柯神父，「我來，就是為幫助你。」柯神父的精神在我服務學校三十幾年中，他的精神常影響我去幫助需要幫忙的學生。

柯神父謝謝你，願你安息。

那顆最亮的星  
歷史學研究所第四屆所友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所教授  
莊尚武

當你的身軀終於化為雪煙  
飄升成億萬年以外的星光  
許是你聽得到地面上我微弱的哀聲  
為此天空出現一道光芒

我知道那必然是你  
我認得你那靄然的目光  
縱使匆忙  
卻總是拖得細細長長的

雖然生命的最終本質原是告別

你依然不說再見  
只幽幽來到夢裡  
撥正我散亂的頭髮  
一如當年在澎湖的海邊

我才察覺  
原來那閃過星空  
拖著細長尾巴的最後一點亮光  
並未真正消失

它依然在我拒絕染黑的  
億萬條髮絲間閃閃放光  
然後冉冉上升為天空中  
那顆最亮的星

----敬悼一位瀟灑的行者----

記憶中的柯立德神父  
歷史學研究所第廿一屆所友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莊慧君2004. 2. 28

接到同學來電說Father Cloude在美國過世的消息，眼前立即浮現他的身影，灰白的平頭髮型，清瘦中等身材，一口標準國語，和走起路來微跛的右腳。

當年研一、研二修Father的西洋思想史、歐洲思想史，他堅持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教書，就要用當地使用的中文授課。雖然他看不太懂中文，對報告作業的要求卻一絲不苟，學生交的Book Reviews他請教友或朋友讀給他聽，再仔細地評分、寫評語。如果在文學院或研圖找不到書作報告，他一定立即將手邊的書交給圖書館小姐，放在她那兒給同學用。若遲交作業送本篤會，他會請學生坐下聊聊。上課認真的他，深怕同學聽不懂他用中文解釋的內容，還不厭其煩地用英文詳述一次，直到學生明白為止。

法國大革命兩百週年時，他計畫邀集所裡學長姐和同學撰寫論文，合出一本紀念專刊，他願意去尋求經費完成這項計劃，也贊同同學以此專刊作品作為畢業論文主題。

在那個電腦網路不發達，上網須至國立中央圖書館上衛星連線查資料且所費不貲的年代，加入研究計畫的同學紛紛回到各自大學母校、公私立圖書館、中央研究院、美國新聞處、法國在台協會……等機構去查詢任何“蛛絲馬跡”或可用的資料。國內各大書局有關法國大革命的書已經買到了，甚至同時上了台大和Father在所裡開的法國大革命研究專題課程。為了看懂法文資料，還去師大法語中心上了兩年法文課。

正當大家如此不辭辛勞地奔波找書查資料準備著手寫論文之際，卻傳來了壞消息，利用暑假返美休假探親並負責為同學訂書、買書的Father，因本篤會的職務調動和簽證問題，回不了台灣。這個令人驚惶失措的消息，使所裡動員出刊法國大革命兩百週年紀念專刊的研究計畫胎死腹中，同學們無奈中只好另找指導教授寫論文。事後，聽說Father Cloude 在美國賓州本篤會依然繼續傳道工作，閒暇之餘打獵釣魚。掛念他的同學和他通信，完成的畢業論文，同學相約各寄一本給他。雖然，他不一定找的到人唸中文給他聽，卻代表同學一份感念師恩的心意。

而今，Father Cloude 和先師王任光神父一樣回歸天主的懷抱，教人懷念的是他像照顧教友般地愛護學生，令人感傷的是人生旅途中又失去一位可敬的精神導師。

想念的季節--追思柯立德神父  
歷史學研究所第十九屆所友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社會教育學系副教授  
張弘毅

印象中的Father Claude，是一位略帶傳奇色彩的聖職人員。

在我就讀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時，所裡的學長姐，總是戲稱柯立德神父是「匈奴」，這一點，或許和他據說是匈牙利裔美國人的出身背景有關，只是，我從來也沒有向柯神父探詢過這件事。不過，神父在我們同學心目中，倒是一個頗能融入台灣傳統社會的外國傳教士，據說，神父也懂得一點「國粹」，只不過當別人喊”一萬”時，他喊的卻是”ten thousands”。

神父擔任輔大歷史研究所所長時，每年聖誕都會邀請全體研究生，到他的修院過節，因此，有那麼些年，泰山鄉明志路巷內的（本篤會）尚義院，經常在銀色的平安夜裡，傳出歷史所師生一連串歡聚的談笑聲。此情此景，於今想來，還彷彿就是昨日之事，而這些往事，也構築成我們那一輩歷史所同學們，最最溫馨、最最快樂的共同記憶。

1988年碩士班畢業後，我分派到澎湖馬公機場服役，擔任空軍少尉預官。隔年夏天，恰好輔大歷史系的老師們，舉辦澎湖之旅，一起蒞臨這個遍佈天人菊的美麗之島觀光，那一次，也是我最後一次看到柯神父。在馬公機場大廳，神父看著一身空軍軍官制服的我，笑笑的用英文喊了我一聲”少尉”，而神父的眼神中，則似乎同時像是在說，”長大囉！”。

我的外文名字叫” Claude” ，那是研一法文課堂上，法文老師要求每位上課同學，給自己取個法文名字的結果，而靈感，正是自己有點” 人小鬼大” ，故意取了個與柯神父同名的緣故。因著同樣名字，我確信，自己這輩子和神父是「永遠同在一起了」。

二月天，北台灣山櫻緋紅綻放，滿滿襯映出陽明山一季的春色。櫻花落土時，花色鮮麗、顏色依舊，想想，神父的身影，也如同一般，意像鮮明，永遠活在我們的心底。

念恩師——柯立德神父  
歷史學研究所第十五屆所友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所副教授兼主任  
雷俊玲2004.2.17

「柯神父於美國時間昨晚去世了！」

在電話中，乍聽外語學院康士林院長的話語，心中感到十分震驚與錯愕。腦中剎時浮現神父（我們都叫他Father）開朗而親切的影像，耳邊彷彿又聽見神父愉悅而輕快，帶點外國腔的聲音：「早安！雷（ㄉㄟㄨ）俊玲。」猶記得民國69年剛考進輔大歷史研究所，見到一位個頭不高，鼻子倒挺高，戴著眼鏡的外國人，他就是我們的所長——柯立德神父。尚未開學的暑假期間，神父就自動的為我們這些研究所新生，免費開授課程，加強西洋史學和英文的閱讀聽說能力。在外語實習所的冷氣教室中，度過了一個半月的震撼教育，讓我們這些研究所的菜鳥不再害怕。

研二時開始擔任研究所的助教。任職助教的三年期間（1981~1983），在神父的帶領與調教之下，學習到外國人對事不對人、充分授權、條理分明的工作態度。在行政工作中更能感受到神父對學生的關愛和付出。為了延聘優秀的兼任師資而不增加所得稅的負擔，神父自行吸收，為其繳稅。寒暑假每次返美都忙於為研究生和圖書館添購新書、接洽捐贈二手書等事宜，甚至將自家修會（本篤會尚義院）圖書室藏書轉贈本校。為增進學生學術論文發表的機會，也向自家修會（本篤會）申請經費，創辦本所《史學研究》學報。每年都邀請美國Fulbright-Hays教授至本所講學，藉以增加學生接受新知的機會。神父在所長任內（九年）為提升本所學術研究環境盡心盡力，歷歷在目，我們點滴在心。

跟著神父寫碩士論文的時候，更能體會他對治學態度的嚴謹要求。當年沒有電腦，我又不會打字，面對我的中文手寫稿，倍增其批改的困難度。每次與神父進行論文討論時，他都一字一句的與我反覆推敲，力求句義的精準，不厭其煩的指出應該修正或補充之處。指導中國學生進行西洋史研究，對一個外國人而言，著實不易。在神父身上看到一絲不苟的治學精神，和作育英才的無悔付出，使我一生受用。

雖然治學嚴謹，但是神父為人風趣幽默，平易近人，與學生相處愉快。他熱愛戶外活動，尤其喜愛游泳，對台灣海濱之美，讚不絕口。常常開車帶著研究所裡的同學四處遊玩，萬里、花蓮、墾丁、澎湖到處都留下我們的蹤跡。在澎湖吉貝海灘，他手拿啤酒，仰漂海面，曬著太陽，開懷暢飲的畫面，令人莞爾。耶誕節邀請全所師生至尚義院同樂，廚房中大家做飯的笑鬧聲，不絕於耳。有次他開車超速，被警察攔下。眼見是個老外，警察心中嘀咕，怎麼溝通？神父靈機一動，滿口英文，溝通半天，雞同鴨講，只好放神父一馬。其實神父不但中文說寫流利，講台語嘛。在林口本堂，神父主持台語彌撒的景象，仍然記憶猶新。

時光飛逝，神父離台返美，一轉眼也將15個年頭。年節偶有卡片問候，但一直無緣再見。幾年前，神父70大壽，系上同仁集資奉獻，寄上支票一張，做為神父生日賀禮，神父頗為高興，將之捐贈堂區。大前年，同仁和畢業校友本來計畫組團赴美探望神父，後因故未能成行。去年，康院長返美告知神父，他以前的小助教有幸接下系所行政的棒子，為系所服務，神父頗感欣慰。雖然早已得知神父身體違和，但是走的如此突然，在震驚與錯愕之餘，心頭浮現淡淡的哀傷。未能再見神父一面，總是終身的遺憾。

泰山腳下，尚義院的花園中，有許多神父親手栽種的蔬果。輔仁校園，台灣的歷史學界裡，有許多神父全心栽培的學生，我們都將永遠的懷念您。  
然而對我而言，Father是生命中永遠的師父和父親。

懷念柯立德神父  
歷史學研究所第十一屆所友  
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所副教授  
鄧世安

未能在柯神父過世之前再見他一面是我今生的遺憾，他是我終生感念的人。去年底，我就從康士林院長那兒知道柯神父病重的消息，心裡老是琢磨著是否？能否？去美國探望他。奈何諸事繁忙，就是抽不出時間，而今永訣，能不浩歎？

對我而言，柯神父是老師、研究所所長、天主教神父、本篤會的傳教士。在他「歐洲近代思想史」的課堂上，我被引進日後研究的興趣與範圍之中。他用英文講課，內容豐富充實，自今受用。在他擔任歷史研究所所長期間，我曾有兩年擔任研究所的助教，得以和他朝夕相處。對他的坦誠、天真、無私、樸質和嚴謹，我感觸頗深，也受益良多。他沒有把我看作下屬，支來喚去；反倒是以禮相待，多方體諒尊重，遇事常常徵詢磋商，不會專斷獨行。我在受寵若驚之餘也學到尊重他人和與人相處之道。

柯神父的修道院—尚義院—是我作研究生時期許多美好回憶的所在。美國本篤會和北平時輔仁大學的創辦關係深厚，此乃眾所周知的事。而王任光神父在創辦台灣的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時期，又得到本篤會會士的大力相助。因為這一層關係我總覺得自己和本篤會有所淵源，也常引以為榮。本篤會是西方基督教第一個修會，更重要的是，它代表著西方長久而優良的史學傳統。本篤會為西方史學造就了成百的史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十七世紀的馬比昂（Jean Mabillon, 1632-1707），近代論科學的史學方法都必祖述於他的《論文獻考證》（*De re diplomatica*）。每次造訪尚義院，我總是被那種書香盈庭的擺設以及神父修士們的人文氣息所吸引，常常因而流連忘返。輔仁歷史研究所能與本篤會的史學傳統接連，令人與有榮焉之感。

在柯神父擔任歷史研究所習期間，他維持著每年聖誕節前在尚義院師生團聚的傳統。在那一天，歷史研究所的師生，不論在校或畢業者，都可以群聚一堂，藉慶祝聖誕而再次聚首，藉以聯絡彼此的感情，維繫歷史研究所的傳統。在寧靜的修道院中充滿祥和、歡樂的氣氛。在那裡可以見到已經畢業的學長們，和我們傳遞求學、就業的經驗，師長們那時也不再像課堂上的道貌岸然，和同學們促膝而談，或閒話家常或為同學們說說教理、談談人生。那種師生融洽、和樂相聚的情景一幕幕猶在目前，回味起來仍覺溫馨甜美。神父們雖沒有刻意的對我們傳教說理，我們卻潛移默化地體會了本篤精神中饒富人性、人情的意境，自然對其信仰留下深刻的印象。而那種師生共融的氣氛更無形的陶鑄了我們的性靈，使我們覺得自己像是身處於一個大家庭之中，同學之間相互提攜，彼此切磋。這種學習、生活交融的傳統與團體給人一種無形提昇的力量，實非筆墨能以形容。為此，我怎能不感謝柯神父。是他接引我進入這一個史學研究的傳統，也因著他而體驗了精神生活的豐富意蘊。

柯神父最令人感動之處在於他的樸質和純真，與他相處不用矯飾，自然且自在。記得有一次，因某事他對我有一點誤會，他就說有事要和我談談。我從未見他那樣激動過，「你怎麼可以……。」他紅通著臉，一本正經說明他所理解事情的端尾。一聽之下，我知道他把事情弄錯了，所以，我據理力爭，聲音也自然高亢了起來，我說「柯神父你我相處那麼久，你知道我的為人……。」他竟然耐心的聽完了我的辯解，然後說「哦！原來是這樣，那我就沒有問題了。」事過境遷，他再也沒提起過那件事，那個誤會就此煙消雲散，了無痕跡，我們兩人之間也毫無蔭翳芥蒂。柯神父對人的信任和尊重出於他本性的純真，也出於他信仰的真摯。所以彼此能開誠布公，有事當面直言，無所避諱與猜疑，也不用背後批評和論斷。因此，我們也願意與他坦誠以對，真心相待，唯其如此才感人至深。我和柯神父相交，不只在於師生學業的授受，也在於心靈的相感相濡。所以，雖然他人已遠去，我卻因他的精神和人格而仍覺窩心和溫暖，彷彿仍然得到他的提握與策勵。而且，我深信，在復活之日我將與他再相會。

謹以此文祝禱柯神父安息主懷。